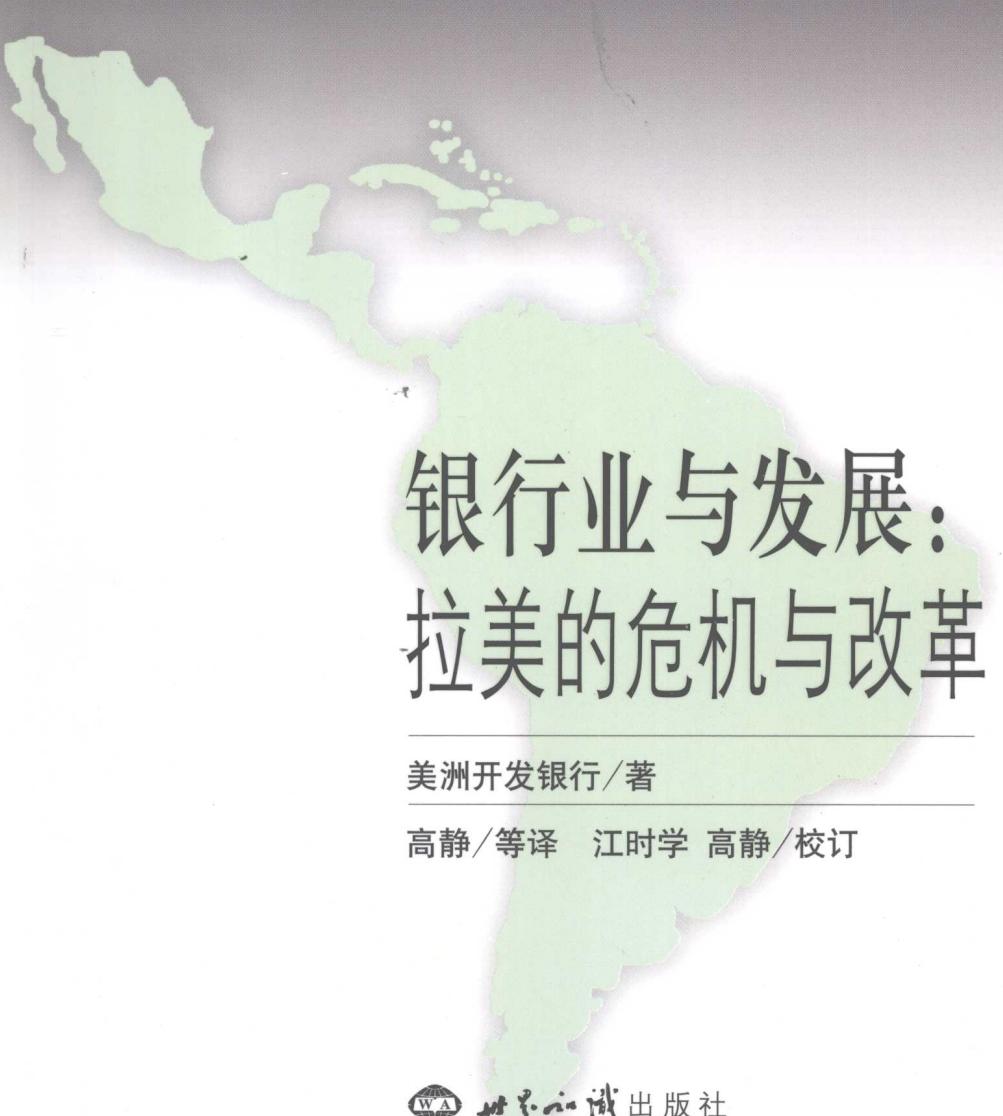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DE AMÉRICA LATINA  
ACADEMIA DE CHINA DE CIENCIAS SOCIALES



# 银行业与发展中 拉美的危机与改革

美洲开发银行/著

高静/等译 江时学 高静/校订



世界知识出版社

拉美研究译丛

# 银行业与发展：拉美的危机与改革

美洲开发银行/著

高静/等译

江时学 高静/校订

世界知识出版社

UNLOCKING CREDIT  
The Quest for Deep and Stable Bank Lending  
© 2004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Distributed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行业与发展中拉美的危机与改革/美洲开发银行著；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6

(拉美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Unlocking Credit

ISBN 978 - 7 - 5012 - 3164 - 5

I. 银... II. ①美... ②高... III. 银行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拉丁美洲 IV. F837.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8 号

图字：01 - 2007 - 2848 号

责任编辑 贾如梅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封面设计 云 翼

**书 名** 银行业与发展中拉美的危机与改革  
Yinhangye Yu Fazhan: Lamei De Weiji Yu Gaige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版印刷 科鑫苑图文设计制作中心排版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2½ 印张  
字 数 31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164 - 5  
ISBN 1 - 931003 - 66 - 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拉美研究译丛》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编：成思危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陈凤翔 李北海 苏振兴 洪国起 原 燕  
蒋光化 裴援平 蔡 武

主编：郑秉文

副主编（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时学（常务） 宋晓平 徐世澄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华	王宏强	王晓德	刘纪新	刘承军
沈 安	江时学	陈玉明	吴志华	吴国平
吴洪英	宋晓平	张新生	郑秉文	林被甸
贺双荣	徐世澄	袁东振	曾 钢	韩 琦
蔡同昌				

学术秘书：刘东山

## 本书译者

译者序	江时学
第一章	武 锋
第二章	武 锋
第三章	武 锋
第四章	孙洪波
第五章	孙洪波
第六章	高 静
第七章	赵 平
第八章	赵 平
第九章	叶桂平
第十章	冯 丹
第十一章	冯 丹
第十二章	赵 平
第十三章	王玉华
第十四章	叶桂平
第十五章	叶桂平
第十六章	王玉华
第十七章	王玉华

## 《拉美研究译丛》总序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3个国家，总人口5亿多，经济总量约2万亿美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我国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对象，也是共同构筑和谐世界的重要伙伴。

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关系。早在1988年，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发展前景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人们常讲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我坚信，那时也会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他还指出：“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的重要指示。2004年11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作演讲时指出，中拉关系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如下发展目标：（1）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2）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3）文化

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中国高度重视拉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对与中国的交往及合作持积极态度。

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会长，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中拉关系发展迅速。许多拉美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纷纷到中国来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访问拉美。特别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四国；2005年1月曾庆红副主席又访问了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牙买加。至今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全国人大与许多拉美国家的议会都保持着较密切的交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美洲国家组织和拉美议会的观察员，和里约集团、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都有联系。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经贸领域中的合作也已全面展开。在1993~2003年的10年中，中拉贸易额增长了近6倍。2005年，中拉贸易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

2005年12月6日，我应邀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了题为《中拉合作前程似锦》的演讲，指出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之间的政治合作基础良好，经济合作前途广阔，文化合作尚需推进，民间交流大有可为。为此我们应当突破地理的距离及语言的隔阂，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唯一科研机构，成立于1961年。长期以来，该所科研人员完成了大量科研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2006年开始，他们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一套《拉美研究丛书》。现在他们又推出一套《拉美研究译丛》，以满足我国外交部门、企业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媒体以及公众对拉美知识的需求。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增进我国各界对拉美的了解，也将对促进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友谊及合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尽管中国和拉丁美洲距离遥远、存在差异、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我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对中拉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我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在中国人民和拉美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为促进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成思危

2007年1月20日

## 译者序

本书英文版的书名是 *Unlocking Credit*。按字面意思直译，*Unlocking* 就是“放松”或“解开”，*unlocking credit* 就是银行应该取消对信贷的约束，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信贷。

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信贷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美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伊格莱西亚斯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没有深刻的、稳定的信贷市场，拉美就难以实现高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也难以消灭贫困。”2006年10月22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相信，信贷决不是天生就与穷人无缘，它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个被誉为“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孟加拉人认为，穷人并不缺乏摆脱贫困的勇气与决心，贫困者的困难首先在于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借款，在于缺乏用以摆脱贫困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当然，信贷并非多多益善。我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曾于2006年4月对媒体说，信贷投放过快，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和经济结构不协调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拉美，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几乎每一次银行危机都与“信贷膨胀”（credit

boom) 有关。1994 年 12 月爆发的震惊全球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即本书中多次提到的“特基拉”危机)，与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密切相关。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墨西哥对银行部门实施了私有化。私有化后，银行向私人非金融企业提供的信贷大量增加。1988 年，这种信贷相当于 GDP 的比重仅为 10%，1994 年上升到 40%。在 1988 ~ 1994 年期间，抵押贷款每年增长 47%。在 1987 ~ 1994 年期间，商业银行信贷实际增长了 100%，住房信贷增长了将近 1000%，消费信贷增长了 450%。然而，伴随着信贷的扩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坏账也不断增加。仅在 1992 年第四季度至 1994 年第四季度，无法偿还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就从 5.6% 上升到 8.3%。此外，在 1991 年 12 月至 1994 年 9 月，高风险资产与银行净资产之比从 51% 扩大到 70%。

墨西哥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一，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正规的信贷监督机构，从而使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大信贷发放规模；第二，墨西哥采纳的是多功能银行体制，从而使政府无法全面掌握银行业的风险度。第三，在 1995 年以前，墨西哥的会计制度不要求银行体系提出综合报告，因此监管机关很难确定银行放贷的限度，也不能了解银行参与高风险放贷的程度，更是无法监督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杠杆交易。

墨西哥银行部门的脆弱性与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被国际媒体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榜样”陷入了破坏力极强的金融危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危

机使墨西哥损失了 450 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 16%。1995 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9%，是 20 世纪初墨西哥革命爆发以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50%，而实际工资则降低了 20%。消费者无法偿还住房贷款和其他贷款，大量企业倒闭。与危机前相比，失业人口增加了 200 万。仅在 1995 年 1 月和 2 月，倒闭的企业就达 19300 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3%，25 万人因此而失业。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让我们玩这样一种文字游戏：一个人说出一个词或短语，另一个人把他听到后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回答出来。如果你对一个见识广的国际银行家、金融官员或经济学家说“金融危机”，他肯定会回答：“拉美”。确实，最近一二十年，拉美经济经常蒙受各种危机（包括银行危机）的沉重打击。因此，加强对拉美金融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待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金融开放问题。

从 2006 年 12 月 11 日起，中国银行业开始履行加入 WTO 的承诺，对外资全面开放。换言之，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可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分行也能吸收居民个人每笔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因此，认真研究外资银行对拉美的影响也是大有裨益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量外国银行进入拉美。墨西哥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1990 年，墨西哥的银行所有制结构中，政府占 97%，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外国银行仅占 2%，本国私人

银行占 1%。至 2002 年，外国银行占 83%，本国私人银行占 17%，政府已彻底退出了银行业。在其他一些拉美国家，虽然外国银行并非处于垄断地位，但其地位明显上升。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拉美产生了什么影响？国际上的观点可谓褒贬参半。有人认为，外国银行拥有先进的硬件和软件（管理经验、会计准则），从而提升了拉美银行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效率。因为外国银行更好地遵从游戏规则、资金实力丰厚、受到本国金融监管机构更好的管制，所以，外国银行的存在有利于拉美国家维系金融稳定。此外，外国银行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方面拥有拉美银行不具备的优势。这对拉美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福音”。

但也有人担忧，外国银行太强大，以至于拉美东道国很难对其监管。外国银行可能会成为大量短期资本进入拉美的“通道”，从而对拉美的宏观经济管理增加难度。此外，拉美较为弱小的银行难以与外国银行竞争。

本书认为，“一方面，外国银行的进入有利于该地区银行系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外国银行的进入又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并减少了对小公司的贷款。然而经验上的证据似乎表明，外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潜在成本。特别是在存款冲击出现之后，外国银行的进入提高了效率和经济的稳定性。”

无论如何，对于刚刚对外国银行开放的中国来说，总结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拉美的美元化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美元化是一个国家将美元作为其一部分或所有法定货币的进程。美元化通常分为非正式美元化和正式美元化两种。前者指本国居民非正式地使用一种外国货币，尽管这种使用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如在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许多拉美国家）；后者指外国货币的使用是得到政府承认的。

许多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化能带来以下好处：第一，它能减少出现货币风险或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富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甚至认为，“面对全球化了的国际金融市场，保护本国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放弃自己的货币，把美元作为本国的法定货币。”第二，它既能避免贬值，也能避免利率上升，从而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人作过计算，美国的利率如上升一个百分点，阿根廷的利率就会上升2.7个百分点，有些拉美国家的上升幅度更大。而这一局面会随着美元化的实施而消失。第三，它为长期融资提供了保障。第四，它能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也能强化财政纪律。尤其在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均居高不下的国家，这一优势更为明显。第五，它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接轨。

美元化的反对者则认为，美元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第一，美元化会损失大量铸币税，包括最初用外国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取代本币后带来的铸币税损失以及实现美元化后逐年出现的铸币税损失。第二，在一个彻底实现美元化的国家，

由于本国货币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实际上转让给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而美国在制定其货币政策时，只会考虑本国利益，不会考虑外国的利益。第三，实现美元化后，政府会失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例如，政府无法在必要时进行贬值，也无法在必要时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第四，实施美元化的国家的商业周期会受制于美国。

美洲开发银行既向拉美国家提供大量信贷，也对拉美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该行的研究部汇集了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洲开发银行每年都出版一个研究报告，对拉美经济中的某一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已将其三个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它们是：《拉美改革的得与失》（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年），《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影响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

本书从“银行危机的预防和解决”、“市场结构的影响”、“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作用”以及“金融监管的前景”四个角度入手，探讨了与信贷及银行业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美元化、银行监管、银行业的集中与竞争、外国银行的作用、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债权人的权益、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共享、住房信贷和反洗钱，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甚至可以断言，有些课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但愿本书的出版能为我们研究拉美的金融业提供资料，开

拓视野。

由于原著的书名 *Unlocking Credit* 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难懂，因此，本书作者建议，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银行业与发展：拉美的危机与改革》（*Banking for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rises and Reforms*）。

江时学

2007 年 3 月

## 英文版序

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来说，银行部门提供的信贷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不幸的是，信贷的数量很少，获得信贷的成本很高，而且，信贷供给方面经常出现起伏不定。如果没有深化的、稳定的信贷市场，该地区就难以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也难以消灭贫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拉美的银行部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金融体系中的许多方面受到了压抑，因为政府在金融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短暂、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后，大部分金融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迫使拉美国家的政府进行了干预，并扩大了公共所有制。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对银行业监管的关注扩散到整个世界，也对拉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一轮金融部门改革和私有化再次应运而生，而这一次面临的是更为有力而谨慎的监管。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于外资流入量剧增，银行信贷的增长率已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是，在 90 年代后期，危机再次降临许多拉美国家。在 21 世纪初，银行仍然很脆弱，信贷的增加停滞不前。问题出在何处？如果大量的、稳定的银行放贷是当务

之急，那么，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缺少的是什么？

长期以来，美洲开发银行（IDB）及其研究部始终关心信贷市场的稳定性、市场规模以及如何获得信贷。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IDB 在分析和了解拉美银行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危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我们也懂得了许多。无论是 IDB 的研究工作还是其实际业务，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这样的问题：如何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如何设计恰如其分的监管规则（以便使这些规则能够应对拉美地区特有的脆弱性），如何对付外部冲击（如过去的分析很少谈到的国际资本流动的突发性停止）。本书是 IDB 出版的 2005 年度《拉美经济与社会进步报告》。它概括了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许多经验教训，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些观点有利于银行监管。

如何应对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动荡，是我们在进行规模大、稳定性好的放贷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因素，其中之一是如何设计一个全面的金融安全网。这一网络应该为中央银行、存款保险机构、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监管者确定明确的任务。然而，制度方案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不仅仅限于金融体系。有效地保护产权（尤其是银行程序中的债权人权利）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更好地挖掘信贷市场的好处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银行体系的特点而言，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是所有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多次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银行从私人部门转